

征稿:<海韻>文藝副刊歡迎惠稿,舉凡短篇小說,散文,現代詩歌,古典詩詞,曲藝雜談,文學及詩歌評論與鑒賞,均所歡迎。因篇幅關係,文長勿超過千五字,詩(每首)以五十行之內為宜。

投稿郵箱: shangbaohaiyun@sina.com shangbaohaiyun@sina.cn fax:63-2-2411549敬請投稿者寫明真實姓名以及詳細地址,聯絡電話。

相逢意氣為君飲

蔡恩澤

歲月長河滔滔奔湧，人世相逢千千萬萬，多數相遇不過擦肩過客，風過無痕，轉頭便消散在歲月風塵裡。唯有一份意氣同襟的相逢，無需久識鋪墊，無需客套寒暄，初見如故，相視心儀。王維詩中一句「相逢意氣為君飲，繫馬高樓垂柳邊」，寥寥14個字，寫盡千古知己相逢的滾燙赤誠，道透人間最純粹的情誼底色。這杯因意氣而起的酒，盛著少年肝膽，藏著歲月溫柔，無關名利富貴，不問來路歸途，只敬初心，只敬知己。

年少時總篤信，世間真有江湖浩蕩，人心有赤誠滾燙。那時的相逢從不需百般試探、刻意逢迎，不必深究家世門第，不必計較利害得失，只需一眼投緣，一心相契，便足以傾盡熱忱，把酒言歡。就像盛唐長安街頭的少年遊俠，垂柳繫馬，高樓落座，不問彼此來自何方、去往何處，只因胸中藏著相同的熱血與熱愛，懷著同款坦蕩與坦蕩，便敢舉杯對飲，傾心相交。

那份意氣，是未經世事磨洗的純粹，是不被世俗裹挾的果敢，是眼底有星光，心中有山海，認定知己，便義無反顧。

猶記年少相逢的光景，沒有繁華宴席鋪陳，沒有貴重禮品相贈，不過是尋常街巷一隅，幾張木桌長凳，一壺平價薄酒，幾碟家常小菜，便足以抵歲月漫長。初見之時，言語不必繁多，三觀契合便句句投機，心意相通便默然相知。我們聊年少理想，談心中熱忱，說前路憧憬，歎人間期許，眼底皆是澄澈坦蕩，心中滿是赤誠滾燙。那時不懂人情世故的周旋，不懂世俗功利的算計，只知意氣相投，便為君舉杯；三觀相合，便傾心相伴。一杯酒入喉，暖的是腸胃，燃的是初心，定的是情誼。

人這一生，行路漫漫，風雨蕭蕭，前行路上總有坎坷跌宕，總有世事滄桑。我們總會褪去少年青澀，褪去莽撞輕狂，在塵世奔波中輾轉浮沉，被生活磨平稜

角，被歲月沉澱心性，慢慢學會隱忍沉默，學會藏起情緒，學會獨自扛下所有風雨。見過虛情假意的寒暄，遇過利益往來的客套，歷經聚散離合的無常，才愈發懂得，相逢容易，相知難得；相伴容易，意氣難求。世間太多相逢，流於表面，止於寒暄，熱鬧過後只剩疏離，繁華落盡只剩寒涼，唯有意氣相投的知己，歷經歲月淬煉，風雨洗禮，依舊初心不改，溫暖如初。

這杯意氣之酒，少年時飲，喝的是輕狂熱血，是並肩追夢的豪情壯志；中年後飲，品的是歲月沉澱，是久別重逢的安然懂得。年少對飲，我們暢談天涯，意氣風發，堅信前路皆坦途，未來皆可期；歲月對坐，我們不談功名，不訴滄桑，只話家常，只憶過往，歷經半生風雨，歸來依舊初心未改。酒杯碰撞之間，所有奔波的疲憊，所有生活的委屈，所有難言的苦楚，都化作尋常閒話，消融在相視一笑裡。無

需過多慰藉，不必刻意勸慰，知己在側，一杯熱酒，便足以消解萬般風霜，撫平半生滄桑。

意氣二字，從來不是年少輕狂的莽撞，不是縱酒歡歌的放縱，而是一份三觀契合的懂得，一份肝膽相照的赤誠，一份不離不棄的堅守。漫漫人生路，有人陪你熱鬧喧囂，未必懂你心事浮沉；有人伴你順境繁花，未必陪你風雨同舟。唯有意氣相逢的人，懂你笑容背後的堅韌，知你沉默之下的不易，懂你的壯志未酬，憐你的半生奔波。不用刻意討好，無需勉強迎合，久處不厭，默然心安，久別重逢，依舊如故。

流年輾轉，時光匆匆，高樓依舊，垂柳常青，世間聚散往復，人事更迭不休。我們終究在各自的人生軌跡裡奔赴山海，為生活奔忙，為歲月奔波，難得時時相聚，難能日日相伴。但那份相逢時的意氣，杯酒中的赤誠，早已鐫刻心底，歷經歲月，愈發醇厚。不必日日相見，心心相印便足矣；無需時時寒暄，歲歲安好便心安。餘生漫漫，風雨兼程，願我們常懷少年意氣，不負初心韶華，不負相逢知己。縱使歷經千帆，歸來仍有少年熱忱；縱使歲月滄桑，相聚仍能舉杯對飲。此生有幸，相逢意氣，一杯敬過往，一杯敬知己，一杯敬初心，一杯敬餘生，歲歲相伴，歲歲安然，不負相逢，不負韶華。

一井清歡

李新泉

記憶中的夏日，是被蟬鳴和熱浪裹挾的。那時候沒有空調，也沒有電扇；那口十幾米深的水井，寄托著村民對於清涼世界的深情期待。

水井坐落在村外半里之遙的丘陵腳下，井口圍著一圈青石，被足底打磨得溫潤如玉。俯身下望，井壁青磚斑駁，縫隙間苔蘚幽綠，深不見底的黑暗中，藏著令人神往的涼意。

打水人冒著炎炎烈日，來到井邊，用一根麻繩繫著木桶梁子將木桶鏈入井底，然後握住麻繩左右搖擺一下，再一手一截地向上提起，不一會兒一桶清涼的甘泉便升了上來。此時打水人常常是急不可待地蹲下身子，嘴巴伸入水面，「咕咕咚咚」幾口牛飲，一種爽快的涼意穿過喉嚨直抵臟腑，然後心滿意足挑水回家。

歸途中，這桶水便是流動的溫情。村口有人吆喝：「來一口！」挑擔者放下擔子，水桶落地。路人蹲下，就著桶沿鯨吞幾口，然後站起來抹一抹嘴巴道：爽咧，謝了。挑水人再往前走，早有人手持葫蘆瓢在樹蔭下等候，見井水過來舀起一瓢便往嘴裡灌，水珠順著嘴角滴落，喉結上下滾動，很有梁山好漢飲酒的風采。

夏日天熱，吃熱飯不一會便汗流浹背，因此，人們多喜歡吃涼面。而井水便是做涼面的必備佐料。

做法也很簡便，把剛出鍋的麵條或水餃，倒入冰涼的井水中浸泡片刻，撈上來控干水，拌上炒好的辣椒雞蛋花。筋道中透著涼爽，吃著吃著，額上的汗漬便消失了蹤影。

我有時候會想，那井水沒有消毒，應該是含有細菌的吧，可是從未聽說哪個人因喝井水而被感染犯病的。

最熱的時候，芭蕉扇也無濟於事。

而且老年人搖扇往往力不能支。孝順的晚輩們會將挑回的井水倒入木盆中，讓長輩將雙腳放進去。立刻，長輩那滿是皺紋的臉上便洋溢出幸福而滿足的神情。

在「足蒸暑土氣，背灼炎天光」的收麥時節，田埂草叢中常會看到包裹著棉衣的陶罐，陶罐裝著井水。勞作的人們，渴了、累了，來到田埂上坐下，抱起陶罐一通暢飲，悶熱與疲憊頓時消了大半。

現在的農村也都裝上了自來水，那口老井漸漸地荒廢了。

但它在這偏僻而簡陋的村落裡，所沉澱的人間溫情與歲月清歡，在我記憶的長河裡，卻永遠不會乾涸。

巷角微光，照亮平凡

唐雪

起，穿過樓房之間的縫隙，一縷暖陽恰好落在老人身旁，沒有舞台的璀璨燈光，沒有路人的駐足觀望，可這平凡的一幕，卻深深打動了我。

平日裡出門，我總能見到許多隨意丟棄垃圾的舉動：小區樓下，年輕人喝完飲品便將杯子隨手扔在垃圾桶外，湯汁殘渣灑了一地也毫不在意；也曾看見家長帶著孩子，孩子踮著腳尖想要把垃圾投進桶內，家長卻急忙勸阻，直言自然會有保潔人員打掃。我們心安理得地享受著整潔的城市環境，卻很少去想，這份整潔背後，是無數基層勞動者日復一日的辛苦勞作，是他們用汗水，撫平了我們一時疏忽留下的雜亂。

望著老人忙碌的模樣，我不禁想起了我的外婆。早些年生活條件艱苦，外婆向來節儉，去菜市場時，會撿一些別人丟棄的菜葉喂家禽；平日裡積攢的紙箱、塑料瓶，她都會仔細整理捆好，拿去變賣換些小錢。年少時的我並不理解，只覺得外婆太過吝嗇，直到親眼見到眼前的場景，才恍然大悟：這不是吝嗇，而是經歷過生活打磨後，普通人骨子裡的淳樸與堅韌，更是對勞動最真摯的尊重。

我曾下意識拿出手機，想要拍下這幅畫面，可思慮過後還是悄悄放下。我不想用鏡頭打擾這份純粹的平凡，也不願帶著憐憫的眼光，去審視老人認真生活的模樣。沒過多久，老人收拾完畢，慢慢直起佝僂的身子，輕輕拍了拍衣服上沾染的灰塵，提著裝

滿廢品的袋子，緩緩消失在晨光裡。那單薄的背影，樸實無華，卻讓人滿心敬佩。

那次偶遇之後，我再也沒有在巷子裡見過這位老奶奶。我不知道她家住何方，也不清楚她的生活境遇，更無從知曉她度過了多少個這樣辛勞的清晨。但那天巷子裡的畫面，卻像一顆種子，深深扎根在我的心底，悄悄改變了我的習慣。如今丟棄垃圾時，我都會多停留片刻，瀝干廚餘的水漬，壓扁塑料瓶，整理好廢紙殼，從前覺得麻煩的小事，現在卻格外踏實——我只想盡自己的微薄之力，為像老奶奶一樣的勞動者，減輕一絲負擔。

後來，我走過這條老巷子時，總會下意識放慢腳步，留意身邊那些平凡的身影：凌晨清掃街道的環衛工人，街邊擺攤謀生的小販，小區裡維修設施的師傅……他們藏在城市的各個角落，默默付出，不求回報，正是這一個個平凡的身影，撐起了城市的安穩與美好。

陽光依舊順著樓隙灑落，老巷子的景物一如往昔，可我心中卻多了一份牽掛與敬畏。那位老奶奶，就像巷角的一縷微光，不耀眼，卻足夠溫暖。她讓我明白，我們總以為光亮藏在繁華熱鬧的地方，實則最動人的美好，往往藏在不起眼的角落。每一份勞動都值得被善待，每一個認真生活的普通人，都有著獨屬於自己的光芒。而我們，也可以心懷善意，在生活中做一束微光，溫暖自己，也照亮他人。

走進關麓

葉炎

無意間刷到一條推介徽州古村落關麓的短視頻，圖文並茂，聲情俱佳。頭頂「中國歷史文化名村」與「中國傳統村落」兩塊國字號金字招牌，終究沒能抵擋住誘惑。春末夏初，我走進了關麓。

從合肥出發，沿京台、德上高速一路南下，在柏溪出口轉上S477省道，不過十來分鐘，便到了位於祁門與黟縣交界處的關麓村。雖山高路遠，但旅途遙達，交通極為便利。「開祁門，見黃山」——路旁這句廣告詞頗有趣。循著這意境去感受、去冥想，此言不虛。車進徽州，滿目皆是黃山腳下的秀山秀水，雲霧繚繞；古村古鎮，炊煙裊裊，一派慢生活的世外桃源景致。

關麓得名，只因地處西武嶺下。西武嶺地勢險峻，古有「西武雄關」之稱，居雄關之下，自然得名關麓。另有一說：隋唐時，一條通往安慶、上饒等地的驛道經過村裡，別名「官路」，故諧音關麓。一名雙關，盡顯徽文化的魅力與底蘊。

將車停在村口的「關麓農家樂」，稍事歇息，我便迫不及待地沿著石板小路向村裡走去。與徽州星羅棋布的古村落大同小異——依山傍水，溪流穿村，幽靜古樸，景色優美。關麓四面被武亭、眠牛、來龍、西屏等群山環抱，絳下溪、武林溪穿村而過。村裡村外，逕旁院內，柳綠花紅，一棵棵枇杷樹綴滿了毛茸茸的金黃色果子，觸手可及。

關麓始建於五代後唐，是汪氏家族聚族而居的千年古村。相傳汪氏先祖子真公、振美公叔侄二人同來此地，叔父子真公居於關麓毗鄰的宏田村，為「上門」；侄兒振美公居現關麓村，為「下門」。時光流轉，上、下門的變遷不可同日而語：上門發展極慢，至今村人稀；下門卻發展迅猛，人丁興旺。尤其在明清時期，族中支丁外出經商，賺得巨富後回鄉大興土木，建起宅第數百幢，還有相當規模的祠堂、廟宇。我邊走邊想：在古代交通相對閉塞的皖南山區，關

麓之所以與眾不同，恐怕正與這條「官路」有關。憑藉著官路崛起的關麓，走出去的不僅是質優物美的山貨，還有「十三四歲往外一丟」求知學技的後生；而帶進來的，除了山外精美的生活物品，更有先進的勞動器具和致富的訊息。「要想富，先修路」——其實先人們早已悟出了其中的真諦。

移步即景。關麓最富特色、最有故事的，當屬清代連體古民居「八大家」。它們與溪流並行，樓閣交錯，庭院幽深。外觀各自獨立，自成一家，內部卻以迴廊、暗門巧妙相連，走進其中，宛如誤入一座精緻的徽派建築迷宮。與青山相伴，靜謐浪漫，古樸典雅，盡顯華貴風範，堪稱黟縣乃至皖南古民居之最，蔚為壯觀。

沿著石板小路往北，是一排六幢廊步三間的「豪宅」，名曰「瑞齋庭」，乃「八大家」中老四汪令鉅在同治年間所建。大門八字開，老四的第五代孫汪國偉熱情地邀請我們進家參觀，並當起了義講解員。老四應是當時八兄弟中的首富，古宅保護尚為完好，文物古跡眾多，藻井彩繪栩栩如生，設有專供子女讀書的「雙桂書屋」。在「大夫第」堂前，擺著一張兩百多歲的「抽煙床」，長約兩米，寬一米餘，系用珍貴的「海底木」製成。與床配套的還有一張中央茶几和兩個踏腳架，無不精雕細琢，令人叫絕。「八大家」最早的民居建築「春滿庭」，建於清乾隆年間，系迴廊式大型四合院，為老八汪令鎰所居。庭院裡藏著一棵一百六十多年的枇杷樹，高數丈，枝幹上長滿青苔。許是樹齡已高，枇杷長得小巧玲瓏，甜中帶酸，沾滿了歲月的汁漬。老八家五代後裔是一對和藹的老夫妻，孩子們在縣城居住，老兩口十二分的客氣，搬來梯子讓我們上樹免費採摘。老人家笑呵呵地說：「你們采的可不是一般的枇杷，是地道的人生果呢。」

「八大家」家家都是白牆青瓦小窗戶，門樓門罩上繪著壁畫，參差錯落的「馬頭牆」在青山綠水中格外醒目。戶戶皆有清一色的鐵皮大門和蓮花小門。相連兩家的過道處門戶極為狹窄，但過道中央卻有寬敞的便廳，便廳裡擺放著八仙桌，承載著「四平

八穩」的美好寓意，且用料考究，所以「八大家」便廳內的八仙桌只能在廳裡搬動——門道太窄，是搬不走的祈福。

在關麓，處處能感受到徽商亦商亦儒的特色。這裡不只有巧奪天工的古宅庭院，更有崇文重教的傳統美德。村裡有關麓書院，雖不及岳麓書院名氣大，卻也是徽學博物館和徽藝工坊。因正在修繕，未能一飽眼福，留下遺憾。村內還有六處書屋學堂散落其間——安雅書屋、臨溪書屋、雙桂書屋，香煙綿綿千年。家家戶戶不僅有風格各異的庭院、正房、偏房、廚房，還有書房。「吾愛吾廬」的匾額裡藏著陶淵明的詩情，精美的木雕、石雕、磚雕和彩繪，一刀一筆都是徽州人藏在細節裡的匠心與風華。關麓因此享有「中國私塾文化博物館」之美名。

村前月湖如鏡，溪水潺潺；村後青山如黛，古道悠悠。漫步村中，馬頭牆連綿起伏，天井裡灑滿溫柔的光。老人們坐在門前拉扯閒話，炊煙與茗香交織——這是關麓最迷人的煙火氣。它低調，古樸，原生態，純自然，是徽州秘境裡一顆溫潤的明珠。

村口免費停車場的古槐樹下，幾輛掛著滬牌、蘇牌的房車已安營紮寨數日，一點也不見外。在這裡，他們放慢腳步，放鬆心情，於一磚一瓦間，讀懂徽州人家的溫情與風骨，遇見最真的徽州底色與愜意。在這裡，他們支起桌椅爐灶，品茗賞景，喝酒攢蛋，閉目養神，悠然自在，享受著「編外村民」的悠閒的慢時光。

走進關麓，我感悟到：這裡不僅有水墨畫般的美景養眼，清澈純淨的空氣養肺，幽靜雅致的環境養心——關麓，主打的就是養生。

走進關麓，我領悟到：一個民族、一個家族，興衰存亡，教育是基礎，經濟是保障，與時俱進，民生為大。

暮色四合，夜色漸濃。村裡的宅院裡亮起了燈火，宛如散落的星辰。坐在月湖邊小亭裡的「美人靠」上，我彷彿看見，千年的風吹過白牆黛瓦，拂過水稻已分蘗的田野，拂過綿延蜿蜒的青石板小路。除了蟲吟蛙鳴，溪流淙淙，安靜得能聽見歲月的迴響。

